



《雄峙天东》 200 × 600cm

# 金鳞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便化龙

## ——解读魏百勇的画作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



魏百勇

魏百勇，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，山东省美术家协会主席团委员(驻会)、党支部书记，《羲之书画报》执行总编辑，山东颐心画院副院长。先后得到中国国家画院原院长龙瑞、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、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、中国国家画院院长杨晓阳、山东省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张志民等诸多名家指导。作品多次参加全国性美术展览并获奖，数百幅作品被党政机关个人及各级美术机构收藏。



《高粱熟了红满天》 146 × 365cm

□文/郑岗

看到魏百勇最近创作的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有些惊讶，多少年在我身边没有看到过能够用磅礴形容的绘画作品了，尤其是山水画。

很久以来，山水画一直被一种所谓“笔墨”的理念左右着。动不动就将“黑、密、厚、重”的画风意喻为气势磅礴，惊世骇俗，尤其是要高调惊为“浑厚华滋，刚健婀娜。”如果我们单就画面而言，“黑、密、厚、重”是表达不了磅礴之气势的。因为从外形上看这些笔墨的塑造依然还是依靠稳重和具实的落笔——其崇山峻岭，山路曲折，远景苍山之葱茏，近景茅屋之孑然，不落寻常蹊径，笔墨枯润相间，有虚有实，繁而不乱。画面虽层次变化丰富。但也是虚人从实处看，实要从虚实处看。这是“内美”，是山水绘画的主张，也是追求的文胆所在，至今千百年依然。

看到魏百勇的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顿觉有些惊讶，虽然我只是看到的照片也足以让

我思考良久。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这张绘画一下让我清楚地想到“金鳞岂是池中物，一遇风云便化龙。”这样的一句诗。

魏百勇的这幅绘画强调的是奔腾的黄河之水在壶口奔放直下的气势，他用当代色彩与光影的交合，以遒劲的构图和笔墨在半空中的赤虬穿透之力，展现出撕裂空间的咆哮之水，当然还有黄河的天上之静到沸腾的过程之美。

——就在壶口瀑布的上方一二百米之远处，黄河还是闪烁金光的粼粼之水——如云的波光氤氲，一旦跃入狭之隘口，便化龙奔突起来——画面扑面而至的咆哮令人昂扬。

当然只这样解读他的这幅画的画之意会失去更多的意会。读明朝万民英《星学大成》四库全书本 卷一论月空“中的“金鳞岂是池中物，不日天书下九重”便觉魏百勇的这幅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有了最为确切的古意表达——要不了多长时间，金鳞进化成龙

的谕告天书将会走下九重天，告诫世人！此境此意多么的有意味。

想一想中华文明的摇篮“黄河”秉承的意义不就这样吗？黄河奔腾了一万年，壶口瀑布也同日月久已“寅午戌月在壬，申子辰月在丙，亥卯未月在庚，巳酉丑月在申，从寅上起，壬庚丙甲逐位顺数，周而复始。”在这里我以为流芳乐坛经年不绝于耳的《黄河大合唱》最好的图解应当是这幅画。

当然我们也可以其他更多的诗句来解读这幅画的意境。譬如“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”以此比喻黄河的英雄气概；也可比喻战士的决绝之心——“风萧萧兮易水寒，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；而在其中感悟到的民族气概更可以在其画上题跋“振长策而御宇内，执搞朴而震天下”。

总之魏百勇的这幅画，我以为可以有更多的语词演绎，也可有更多的跋释，以此研读其画意。

苏轼 1074 至 1075 年间在离开镇江赴密州任职途中写给弟弟苏辙的《沁园春》一阙词里有这样一句“用舍由时，行藏在我。”我以为这最能表达我对魏百勇创作这幅画的绘画笔墨笔势，大开大合的把握。

我们知道，文艺评论、文艺批评总会把文艺作品和作者的经历结合起来谈，在解读魏百勇时，我同样毫不例外有这样的意图和出发。当知道他曾是一位有着 20 年军队履历的指挥官时，自然认为他的胸中丘壑不同于那些出身文雅的画家之思合理所在；又知魏百勇不曾科班，我们便一下理解了“用舍由时，行藏在我”大开大合的气势，其实所在。



《山涧多劲松》 186 × 96cm



《黄河之水天上来》 650 × 550cm



《更喜岷山千里雪》 300 × 200cm